



一二五五五

江西奏議序

江西奏議三十五篇我同唐漁石

所著也夫江西罹宸濠之荼毒切於肌骨其亂之

成也微許公達孫公燧二公之死王公守仁伍公

文定楊公銳諸公之功宸濠幾不能殄其亂之後

也微茲三十五篇之疏江西幾不能安是故戡亂

在義以忠輯寧在仁以明讀此奏議可知矣祭酒

張公邦奇謂此有五可傳信哉

嘉靖八年正月二日涇野呂柟書

長樂郭
龍

奏議引

麟愛陸宣公奏議習其讀簡端有品評行間有批點前脩讀書契勘之審獎賞之慎取善與善之公如此虞佐以才御史

間按大江之西二年比道棗梓省庭幃絨䟽稿以相視麟摩挲老眼一日夜盡閱之見其開陳有道設施有方刺舉有據而才識寓焉力量寓焉節槩寓焉文章寓焉因探其急民之憂憂時之忠苦心之慮苦口之辭僭為批點附以品評麟不佞夫有所譽有所試不敢不以古之人期虞

佐也政事文學吾鄉先正具有淵源雖五世澤
猶未斬

風山中起環竒俊偉項背門墻有如吾虞佐焉

亦成章矣

成章出孟子

夫仕學一道有學始有識由

是發之爲才任之爲力矢之爲言執之不撓爲
節事功炳然名世必矣緬惟宣公亦率是道云
耳不覩言耄以是引之篇首用訂覽者云

嘉靖紀元前七十二日丙申雲谷樵夫兼雪溪

渙父姜麟題

江西奏議目錄

卷一

撤重兵以安內防外疏

乞廣

天恩急救兵燹窮民以安人心以固邦本疏

非常水災自劾不職伏乞益脩

聖德以保治安疏

重遭非常水災懇乞

天恩優免稅糧急救殘民疏

災異疏

急救地方生靈疏

計處地方疏

乞待開科之年倍取人才疏

乞因造冊之年委官清量田糧疏

地方緊急缺官疏

哄陷平民替死疏

徵收正德十四年秋糧疏

慎擇儒官兼管書院疏

嚴治假吏以絕弊源疏

乞憐極疲縣分照例折徵兌准以蘇民困疏

乞表異忠義官員疏

補遺典以昭忠義疏

舉隱功究遺罪以正刑賞疏

舉忠昭勸疏

查究有罪官員疏

乞正不忠官員罪名疏

查叅地方失事官員疏

查議功罪疏

乞

親政圖治疏

卷二

再乞停差鎮守燒造太監以安地方疏
地方連遭重大水災乞念極疲殘民早
賜免糧賑濟疏

地方大滂之後又遭旱災疏
乞崇先賢祀典疏

鐸遺功以勵人心疏
查舉隱功疏

開讀疏

查舉忠直官員疏

乞留提學官員以慰士心疏

分別功罪以定國是疏

附錄

非常水災懇乞

天恩優免稅糧差官賑濟急救殘民疏
表忠臣以慰人心疏

江西奏議目錄終

江西奏議卷一

題

撤重兵以安內防外疏

臣惟頃者江西宸濠悖逆天道興構逆謀戕殺
守臣攻掠府治

陛下赫然震怒命提督軍務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
暉統領京邊旗軍一萬餘名前來征剿幸賴

祖宗深仁厚澤固結人心

陛下英謀遠略克彰天討果不旬月之間宸濠就擒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臣
蕭龍謹

長宗鄧振

餘黨俘獲萬姓悅服一方底寧切惟前項京邊
旗軍之來本爲征剿宸濠即今宸濠旣平則宜
撤回久矣乃坐食省城于今三月人馬衆多供
億重大日月曠久糜費浩繁江西地方先因兵
荒迭見倉庫素虛前項旗軍日支口糧草料俱
該布政司議令府縣量措銀兩分散民間買辦
解用所取既多則物漸少其物既少則價日高
官給之數有限民陪之數無窮出於公者十之
二三辦於私者十之七八况近者離省城三四
百里遠者七八百里或千里徑路崎小車馬素
缺灘水淺涸舟楫難行父居齋而子行送兄出
納而弟轉輸一丁數役十室九空捉衿露肘勢
固難周剜肉補瘡情尤可痛况有司徵科終無
善政里胥催督旁更索錢故人人囂然似喪其
樂生之心盜賊竊發有安於習非之志是可不
爲之慮耶再照

京師根本之地勢不可久虛三邊華夏之防備不
可久弛蓋夷狄之伺中國亦猶中國之備夷狄
未嘗一日忘者也前項旗軍自七月即便調發
今及半年可謂久矣久則疲竭而知之知則計

生計生則釁作萬一掩我不備之時發彼欲逞
之勢振策渡河連兵壓境邊伍既虛外無可憑
京營亦缺內無可調不知緩急之際以何者待
之此尤所當寒心者也臣聞兵部先慮及此嘗
備言之繼而科道又合章言之

神斷猶懷持難將符未允收復豈以江西尚未寧平
臣今到地方親見無事

陛下宜釋然于心矣夫未明之怨尚圖况已明耶意
外之虞猶謹况意內耶伏望

陛下于江西則思息民之計于京師則思重本之圖
于夷狄則思預防之策將前項旗軍乞

命撤回在京者發各營操練在邊者發各邊防守則
居者寧處行者息肩江西無軍之害畿內有備
醜虜寢謀在京在邊獲軍之利矣惟

陛下留意焉臣犬馬之心不勝惓惓
乞廣

天恩急救兵燹窮民以安人心以固邦本疏

臣據江西布政使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劄付抄
蒙臣案驗奉都察院劄付前事行准本司及按
察司并分守南昌道會勘得本司并南昌九江

南康等府倉庫皆被劫掠瑞州吉安贛州等府
動支軍餉俱各空虛別無錢穀相應賑濟合無
早乞轉

奏多發內帑銀兩

特命大臣賑恤以錫大賚之恩仍將南昌新建二縣
一應該徵稅糧及歲辦額辦派辦軍需等項全
免三年南昌所屬州縣并南康九江二府全免
二年瑞州饒州廣信撫州建昌臨江袁州吉安
贛州南安等府所屬縣俱全免一年等因到臣
案照奉都察院勘合准戶部咨該巡撫蘇松等

處總理糧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克嗣題該
本部看得江西事變南昌南康九江安慶等府
首被燒劫民不聊生要將該年稅糧并一應歲
辦額辦派辦軍需等項盡行停免未經查勘有
礙施行合無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江西巡按御史將前被
害府州縣行委公正官員查勘明白分別輕重
應否停免稅糧各項軍需及應該事宜徑自具
奏施行本部具題奉

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

賑濟稅糧及各項軍需應否停免還着巡按御史
上緊查勘明白來說欽此欽遵移咨到院備劄到
臣已行查勘去後今該前因爲照昔者武王克
商以商之遺民憔悴于虐政久矣乃散財發粟
大賚四海所以安人心而定天命也後世如高
祖約秦之法光武除莽之政率惟此意逆賊宸
濠同紂之虐秦之暴莽之苛江西之民望
陛下亦周武與漢之高光也茲奉

欽依設法賑濟查免一應稅糧歲辦額辦派辦軍需
等項百姓聞之感激流涕江西各府州縣倉廩

之蓄積素虛府庫之檢括殆盡有司無以告矣
優免一節今日急務但巡撫直隸都御史李亢
嗣具奏與該部覆議江西止於南昌南康九江
三府蓋念三府爲宸濠所破之地城池殘毀室
廬蕩焚人財虜劫且南昌府所屬各州縣又首
被宸濠之害最深且重者稅糧軍需等項固不
可不優免也其實吉安廣信臨江饒州撫州袁
州建昌瑞州南安贛州各府州縣亦俱應在優
免之例夫其說蓋有六焉自宸濠襲封以來內
窮奢慾外行賄賂歲不啻該銀幾十萬兩旣無

山鑿淵採之方又無神輸鬼運之術分毫銖兩皆取諸江西官民而已或增祿米或添夫價或派土宜或封客貨或逼散鹽穀銀物或強占田地池塘或編克齋即或拘選儀賓或差官校陽取或縱賊兵陰劫菜蔬果品酒米魚肉因戶納錢羅段布帛器用百貨隨行征課稍有不從即按別事以沒其家逞淫刑以戕其命誠所謂用之如泥沙取之盡錙銖者也自南昌以及十三府各所屬州縣無有不被其害者此均宜優免者一也正德十四年各府地方自夏徂秋亢旱不雨賊兵卒興人民紛竄所種田禾灌溉既不得於天時耘耨復無賴於人力悉就枯槁全失收成此均宜優免者二也宸濠謀反之初南昌以及十三府俱各分門編戶征調土兵弱者忍饑居守强者裹糧從征吉安臨江袁州贛州四府先到擒賊其各府之兵亦俱隨集城下雖到有前後之異功有成否之殊民勞一而已此均宜優免者三也京邊各項旗軍駐劄省城約有八千餘名馬共萬餘匹該布政司議令南昌以及十三府各措官銀給散民間收買糧草豆料

轉解赴省各自委官收受供應先因天旱穀米
草束民間少收况豆料又非土產之物坐是價
錢高湧買辦艱難官給之數十之二三民陪之
數十之七八况居行有齎送之苦饑勞無食息
之期公私俱困道路騷然此均宜優免者四也
即今地方初定人心驚疑亡命者漏網而無依
貧窮者乘機而竊發鄱陽湖雞山等處小船二
三百隻每隻賊數人聚劫往來客商其他州縣
呈告賊情亦無虛日况萬年東鄉瑞州南贛之
民名雖安撫實則羈縻人言南安遺寇復上山
矣犷悍之獸豈能常不闖乎設於此時征科太
急則釁立起矣前日姚源華林之變蓋明鑿也
此均宜優免者五也臣聞宸濠初揭偽榜許蠲
稅額都御史王守仁誠恐人心扇惑地方搖動
亦揚言于民待事寧之後將該徵稅糧軍需等
項許與

奏免故遠近響應共成擒賊之功國保于民民保
于信信豈可失乎此均宜優免者六也再照南
昌府所屬南昌新建二縣宸濠之居即在焉地
近勢逼出門之間害即及矣故二縣無不被害

之家各家無不被害之人人煙零落物力蕭然比於他府殆為尤甚况近日官兵克城鋒鏑交集玉石俱焚室廬有灰燼之虞骨肉遭死傷之變且軍馬分處各家已踰四月雖有口糧豈勻日用其他騷擾往往有之若二縣又反覆受害者也天下民窮財盡未有如江西所屬各府州縣者各府州縣又未有如南昌新建二縣者故該本司議將南昌新建二縣稅糧及一應歲辦額辦派辦軍需等項全免三年南昌所屬其餘州縣及南康九江全免二年吉安廣信臨江瑞

州饒州袁州建昌贛州南安各府州縣全免二年并請乞

內帑發銀賑濟似涉過望之思實皆救時之策先經各道分守官查勘得實又該按察司掌印官會議僉同除將各該地方盜賊嚴督緝捕外伏望

陛下俯恤民困曲施仁恩特

勅戶工二部從長議處將南昌府所屬南昌新建二縣稅糧及歲辦額辦派辦軍需等項全免三年本府所屬寧州進賢豐城奉新武寧靖安各州

縣并南康九江全免二年吉安廣信臨江瑞州
饒州撫州袁州建昌贛州南安俱全免一年仍
望查照近年山東賊平以後事例量發
內帑銀兩差委大臣一員前來賑濟庶
德意下究民困可蘇盜賊自消地方克靖矣
非常水災自劾不職伏乞益脩

聖德以保治安疏

臣切照江西自正德十五年以來陰陽錯行恒
雨淹害四月十七日臣自南康起程前往饒州
地方巡歷正遇湖水高漲四岸無際舟至中流

黑風暴作波浪如山櫓柁俱壞幾于傾覆久得
漁船救渡到岸頭目暈厥腸胃翻嘔經日不辨
人事不得已扶疾回省調理雨復不止水勢日
添泛濫滔天停蓄彌月道路乘筏街市行船衝
壞城垣滄沒田畝夏麥未獲十已九空春禾始
栽百無一活民居傾圮竹木塞流人口漂溺屍
骸蔽江處處不見煙火之光家家惟聞痛哭之
語緣地方分野本隸江西各處郡縣皆沿水次
審得前水發源於南昌分注於撫州建昌廣信
饒州南康九江千里爲壑所在告災百姓向臣

泣而言曰望救性命臣向百姓惻然有淚而已
隨據南昌等府豐城等縣袁州吉安等衛所各
申呈月日不等各被水傾倒城垣房屋滄死人
口畜產浸爛田禾麥荳等緣由與臣聞見俱各
相同及詢于故老訪于有識皆以爲百餘年所
未見之變也除行都布按三司及所屬大小衙
門各盡脩省之誠共爲消禳之計并將各被傷
緣由覈勘至日另行外深惟江西人民受宸濠
之害十餘年于斯虐深於洪水苦甚於陷溺且
旱暵相仍饑餓填壑兵戈迭見傷殘滿野可謂

極矣乃天之降災猶未遽已夫民何罪哉蓋百
姓之司命在於庶官庶官之表率在於巡按御
史臣以凡庸謬膺是責年未老而力先衰志強
爲而勢每沮蠲免之章頓上曹司以有額執

奏科政益嚴賑恤之

命屢下縣官以無措爲詞虛文何補丁糧竭矣額外
之征歲倍臣不能裁過兵馬休矣節外之事日
生臣不能抹止貪官雖革而賊豪未盡祛酷刑
雖禁而暴吏未盡逐姦黨隱伏則無摘發之神
寇盜縱橫則無消弭之術是

朝廷任臣者甚重而報稱猶闕百姓望臣者甚深而安輯失理居職無狀致變有因負咎實深捫心多愧此臣所宜首罷者也况臣少患脾濕壯挾風痰性素偏於忌醫藥又妨於苦口以致精神外耗四肢不伸元氣內傷腹心成疾兼以風波驚恐嘔吐損傷前病未愈新疾益增志慮怔忡皮肉消痿虛嗽無節夜汗不收瘡痍之民方未即安疾病之軀豈堪卧治夫老馬無長途之識自甘叱去病狐有首丘之心敢不鳴號伏乞陛下將臣速賜罷歸田里用懲不職另選才識優長百倍于臣者催促前來代臣巡按仍申飭江西都布按三司及大小衙門官員各要遇災知懼反已自脩守法奉公愛民節用及將該年應徵稅糧軍需物料等項曲加蠲免則天變可消而地方可安矣夫

君父之倫至大忠孝之心無窮故趙槩旣罷猶上諫林呂晦雖疾力喻朝政臣罷歸矣一念餘忠豈能遠自己乎昔晉武帝議平吳之役其臣羊祜曰孫皓暴虐已甚可不戰而克但平吳之後當勞聖慮爾蓋功成易驕敵亡易怠人君之爲治

當戒其盈而人臣之事君恒防於漸故祐有此
言以宸濠天厭其虐神棄其暴識者固知無能
為也幸而

九重運謀羣工協力果不旬月遂就殲夷然而民力
于是乎竭民財于是乎盡其所損亦不少矣誠
恐

廟堂之上自此以為天下之患皆不足懼天下之事
皆無難為恃外寧而忘內憂安近功而忽遠略
此微臣有祐之心者不敢不預言之也况

上天示變下民告災夏澇秋旱勢固可憂陰盛陽微

機尤當審伏望

陛下念成業之艱難鑒事機之倚伏上勞

聖慮增脩

玄德早回

鑿輿首罷巡狩于是脩

郊廟之儀行朝

觀之典臨

廷策士視

朝勤政又于是法

祖宗重儲嗣開

經筵廣言路親賢士大夫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作
無益不近匪人則居安思危深得保邦之本以
敬勝怠默妙格天之機所以長治久安者在是
矣夫杞人之心雖爲過憂愚者之慮不無一得
惟

聖明矜其狂愚俯垂採納則臣雖退于草野猶得與
樵夫野老同沐休澤而共歌太平也不亦幸歟
重遭非常水災懇乞

天恩優免稅糧急救殘民疏

臣據南昌吉安廣信臨江饒州撫州建昌瑞州

袁州贛州南安九江南康等府所屬各州縣各
申稱正德十五年正月至二月三月恒雨不息
四月以後雨勢益狂日夜如注平地之間俱成
江河麥穗禾苗盡行滄死五月中稍晴哭覓晚
禾補種在田至六月又遇大雨山塹溝原蛟蜃
並出水勢比前高過一丈晚禾仍復滄死不知
江西百姓何辜遭此災害若不預先告鳴將十
五年分應徵稅糧

奏行蠲免鋒刃殘民決是輸納不前粉骨剉屍徒
然傷命實爲可憐且各處城墻隄防俱各衝壞

乞發官錢脩築及民間室廬傾蕩棲止無所男女漂溺屍骸不收尤望重加賑濟等因各先後申呈到臣大畧相同卷查先據南昌等府豐城等縣吉安等衛所各申呈本年四月內各被洪水傾倒城垣房屋淪死人口畜產浸爛麥荳田禾乞早免稅糧等緣由到臣已于五月初十日具

奏并自劾不職願加罷黜去後今又各申呈前因會臣于前項月日巡歷各該地方日惟迅雷暴風飛雹淫雨百川皆溢四望無涯馬渡高岡舟行木杪每經一鄉過一邑惟見有水不見有田老少男婦聚而泣環而訴曰死矣死矣在上者其忍我爲魚鼈乎諸所悲號之聲淒涼之色凡有人心不忍聞見此實古今所未有之變也臣之不職所致夫復何辭除聽候

明旨罷黜外臣聞魯襄公二十四年大水漢儒劉向以爲百姓愁怨所致漢武帝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是時兵賦不息議者亦云愁怨之象也蓋水陰也百姓愁怨則陰氣盛水用爲涌江西人民自宸濠封襲以來剝肉吸髓窮於誅求刻骨

流血極於刑慘及至爲亂則官兵四集征調繁
殷邊軍久屯供億浩大况性命橫罹於鋒刃之
下貲室悉棄於焚掠之餘愁怨蓋已極矣書曰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而况今已明者哉故上天
屢出非常之變特示作咎之徵就今日而言則
消變之方在恤民而已恤民之要在免糧而已
舍此蓋無策焉查得先爲乞廣

天恩急救兵燹窮民以安人心以固邦本事奉都察
院勘合准戶部咨劄臣查勘江西地方被災緣
由臣遵奉議將南昌府所屬南昌新建二縣稅

糧軍需等項全免三年本府所屬進賢等州縣
及南康九江全免二年吉安廣信臨江饒州撫
州袁州建昌瑞州贛州南安全免一年已於正
月十六日具

題至今半年矣日切倒懸之思未奉停徵之

命十四年分兌運糧斛及京庫折銀已該戶部員外
郎龍誥督徵將完各祿米亦該

玉府差人坐催漸足是官司雖有查勘之虛文百
姓不蒙蠲免之實惠蓋已無及即今十五年分
稅糧又派至矣臣惟民之有租出於田國之有

糧起於租今江西四月大水六月又大水各處
田禾麥苧等項卑者漂溺蕩無遺穗高者淹灌
旋亦不粒田沒矣則租無所出租耗矣則糧無
所辦此百姓執以為詞有司亟為之請臣親見
其災不忍立視其死者也蠲免一節誠難復緩
若以為田有常供糧有定額雖遇災傷亦當鬻
室廬易田地以完之然而江西自遭宸濠之害
委的富者貧貧者逃逃者死市無中人之家鄉
無上農之戶縱有室廬田地賣者有人矣買者
誰歟此所當深念者也臣又惟盜賊行之賤也

梟斬刑之極也江西盜賊乃所在蠶起官兵嚴
於捕獲公牒詳於論報死者日相枕焉穴鼠宜
知自畏之方釜魚當有感泣之意夫何古則賞
之而不竊今則殺之而不止古則教之而即改
今則撲之而愈興彼豈真不畏死哉蓋饑寒之
患切則習非之心堅窘迫之端多則輕生之意
決勢之所驅無足怪者苟于是而緩輯失宜追
徵不已過為窮逼益致無聊誠恐釁鼓于一呼
勢成于羣合國計蠹費且益多矣正如寧賊起
事劫去司府官庫各色錢糧共一十八萬有餘

各處兌運糧斛被劫又不知幾萬各府縣起存
錢糧借支軍餉又不知幾萬蓋明鑒也大抵地
方安而後錢糧有所賴無所失地方不安則不
惟失仰給之資抑且致耗散之禍此尤所當深
念者也伏望

陛下軫念江西之民被宸濠之害十餘年于斯繼遭
兵燹又遭水災特出

殊恩

勅令戶部從長計議將江西各府所屬州縣正德十
五年分一應應納稅糧軍需等項曲加蠲免則
民怨可消災變自弭地方獲安而方來國計有
賴矣仍乞查臣先次自劾緣由將臣速
賜罷黜用謝天譴臣不勝懇切之至

災異疏

臣正德十五年六月初八日據南昌府經歷司
呈據豐城縣申正德十五年五月十七日申時
分黑雲暴雷從東南方驟起雲中三龍現身一
龍從地名楓林橋經過至小烏坡騰去訖隨有
極惡旋風一陣將民人李貴譚福瑄熊英才房
屋二十一間劉朝三三間賴齊一二間盡被捲

去訖及將楊琬羅牙仔騰掣虛空約去一里方
跌下地致傷首足又砍捲瓦片打破鄒氏熊氏
譚茂李坤五賴麟孫等頭腦等處隨後大雨一
陣半時方散等因據此看係地方災異實臣不
職所致除痛自切責及行都布按三司并所屬
各大小衙門一體脩省外爲照乖氣致異咎德
作徵此自然之理也仲尼作春秋列國災異雖
小必書正欲人君脩人事謹天戒而已夫風陰
氣也今雷雨交作大風捲屋掣人於虛空之中
是乃陰盛之象凡小人進夷狄熾臣下僭忒女

謁大廣皆其應焉伏望

陛下察天心之仁愛審事理之幾微寧靜寡欲退居
深宮寅畏篤恭增脩

玄化則春秋脩人事謹天戒之道于是盡矣天下幸
甚天下幸甚

急救地方生靈疏

臣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內開正德十四年
以前各該司府州縣拖欠歲額錢糧查催未見
解到若不專官守催完解之期終莫敢望訪得
本部湖廣清吏司署員外郎龍誥等俱各才力

有餘堪以差用龍誥見在江西監兌差人齎
勅前去不妨原差就便行事會同巡按御史查照本
部先令題奉

欽依內事理自正德十四年以前拖欠折糧折草兌
軍鹽課商稅事例等項銀兩一應原派本色夏
秋稅糧農桑絹布絲綿花絨各色物料厨料等
項逐一查追完足責差有職人員嚴限解部自
文書到日三箇月以上不完者將司府州縣掌
印管糧官五品以下徑自提問四品以上指名
叅

奏若延半年之上不完者俱問罪起送吏部降級
別用中間若有原係小民拖欠逃亡盡絕或地
方災變遇例蠲免查勘是實具

奏定奪等因題奉

欽依是欽此欽遵移咨備劄臣依奉施行等因奉此
切照京師錢糧日費無常歲額有定有司之徵
解每過常期官役之守支時增舊數倉庫坐空
虛之患糧餉有缺乏之憂司軍國之計者計畫
固不可不悉但念江西之民深受寧賊之患毒
流一省害積十年誅求已盡於錙銖剝削直入

乎骨髓及其為亂屍骸相枕廬室俱焚况水旱
之災頻仍收成瘠薄主客之兵久駐供億浩繁
道路皆饑寒之聲溝壑多輾轉之狀且洞賦觀
釁殆已有年湖寇弄兵曾無虛日事勢窮蹙人
情驚皇該年稅糧尚希蠲免以前逋欠委難併
徵處置一或非宜患禍可俟立起前年姚源革
林之變蓋明鑒也有地方之責者防慮又不可
不周再照江西節年未完稅糧物料等項拖欠
之數固多侵盜之數亦有拖欠俱屬小民情非
得已侵欺多係大戶法不可容應合將小民拖
欠者暫時寬免以安地方大戶侵盜者嚴限追
併以克

國計其於公私之謀庶幾近善矣伏望
聖明特

勅戶部從長計議將江西所屬十三年以前未完一
應稅糧物料等項行該布政司及各分守官督
令所屬府州縣掌印管糧等官一一清查明白
若有糧長及各項收頭人役并殷實之戶徵收
已完未解者即時督責起解已解未獲批單者
正身委係赴官上納於名下審拘的親家屬二

名一名解府一名本州縣各收監比併取獲批
單至日方准釋放若正身為因錢糧侵費逃避
不出即問親隣里老取要正身收監比併原銀
完足或年久正身已故錢糧花銷即儘其家產
變賣價錢照數還官各另僉大戶轉解上納委
係民間拖欠除逃亡盡絕災變遇例蠲免俱具
奏定奪外如人戶見在及未奉蠲免者暫寬限期
候天時少收地方少靖人民少安以十分為率
每年帶徵一分陸續起解不許後期其正德十
四年分稅糧物料仍乞查臣先

奏為乞廣

天恩急救兵燹窮民以安人心以固邦本事理早
賜蠲免庶幾公私不困緩急適宜至若節減浮費
裁抑冗食以廣節用之風以為足國之本此乃
古人所謂不加賦而財用足者尤有望于

聖明在上

計處地方疏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
也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
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為

照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或用勢強占或減價賤買或因官本准折或撫別事抄收有中人之家者一遭其毒即無棲身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一中其姦即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用增租額利歸一己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

詔書曰宸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

陛下明以燭姦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

陛下仁以閔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

聖言猶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頃者宸濠既敗該提督衙門將該府及各賊黨下一應田地山塘房屋委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用矣但委官查勘之時正事變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溷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占買未分

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恨昔之居不

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澤未下究怨徒
上歸况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
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強
恣行包侵之計姦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
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田產大半
在南昌新建二縣與惡同處受害獨深人人被
其誅求家家被其檢括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
官兵破圍傷殘未蘇財盡已極民困莫加查得
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
九千石有零淮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百石節

奏寬免未奉停徵運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
案積如山民納不前官宜爲處及照一方之統
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
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搶繼因軍餉動支官吏
徒守乎空櫝紙筆亦賒于鋪家大兵必有荒年
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釁起不測則寸
兵尺鐵皆無所需東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
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鋪及諸司
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踈隘近因兵火蔓延
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

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就簡見有官房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將前項抄沒過寧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塘房屋等項行令布政司左右布政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并府縣官從實覆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百姓者遵照

詔書內事理各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無礙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

主府祿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勢豪之家不得用強占買遽起多端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賣事情巡按衙門例不干預若有勢豪強占強買及委官畏勢市恩各情弊許指實糾劾施行事完該司將各項數目徑自造冊

奏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之產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聚人曰財惟

陛下留意焉

臣等乞待開科之年倍取人才疏
臣奉都察院勘合准禮部咨該南京工科給事
中王紀奏稱三歲開科我

朝令典

祖宗以來百五十餘年未嘗少廢惟天順癸未會試
因文場火災暫廢而來歲甲申則又補試矣今
當己卯開科之年而天下省分俱舉行如例獨
江西因寧王之亂寢廢不行江西號為巨省而
人才之多又非他省比者此典一缺則積學待

用之士未免壅滯伏望

皇上速集

廷議改定日期行令該省照舊開科以補前缺等

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本部看得

國家開科取士鄉試會試皆以三年為期中間賢
俊輩出勲業相望百五十餘年未之有改者惟
江西布政司近因宸濠反叛殘害地方以致合
省士子不能如期鄉試有司缺選舉之典賢俊
失登庸之望今給事中王紀奏要行今照舊開

科以補前缺合無依其所奏候

命下之日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江西撫按官及行
本布政司將正德十四年本省鄉試移於正德
十五年八月內舉行一應事體俱照舊規等因
該本部具題奉

聖旨還待開科之年舉行欽此欽遵移咨本院備劄
到臣為照正德十四年正當開科因宸濠謀反
事乃中輟以致盛典有妨廢之患人才有壅滯
之憂節該言官建議禮部覆奏皆欲查舉舊規
補行遺典此實為

國求賢之心也

陛下念此地方變難初平傷殘未復百爾經度俱宜
從省一有動作未免勞民故

特命待開科之年舉行此實為民惜費之意也臣切
念宸濠自襲封以來陵轢士類誅求人民一省
士子身既被其蹂躪之辱家又遭其殘害之禍
幸而天滅之矣衣冠胥慶正當揚眉之時機會
坐失尋抱扼腕之嘆沉淪不達抑鬱無聊夫江
西居禮義之鄉稱文獻之地每科取舉人九十
五名其間名士往往有之中外著勲後先相望

昔之人君得一士則喜甚至有輟洗而見者矣
失一士則憂甚至有拊髀而思者矣今舉九十
五人賢才實多關係尤重因變偶廢已虧美化
事定終寢益重非宜再念近該給事中邢寰見
得各處生員日至壅滯乃奏
請開貢以疏通之蒙

陛下俯從其議寒士同升宿儒向用是天下人才皆
遭額外之選而江西士類顧失分內之榮處囊
難見誠負積學向隅獨悲亦累

至仁臣又訪得宸濠謀反之時該巡撫都御史王守
仁徧發公檄大舉義師所屬儒學各生員爭思
自奮咸欲先驅晝則提兵而巡城夜則擊柝而
坐鋪或贊決府縣堅志固守或倡率鄉里扶義
從征要之切齒亂賊雖其積恨之懷宣忠
朝廷尤出至誠之念即此一節尤可嘉憫夫補行
之典

成命已下固難越議倍取之法事體最便深可酌行
如蒙乞

勅禮部會集多官大發

廷議候正德十七年開科之時先取本年分九十

五名額外又倍取九十五名以補正德十四年
之數則

陛下恤民之仁既至用賢之道復全可謂並行而不
悖矣苟于中誠得名士數人真才一二用弘遠
猷以襄

大化此又臣今日皇皇汲汲以人事
君之微忠也惟
聖明採納不勝幸慶

乞因造冊之年委官清量田糧疏

臣切照

國初則壤限田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故
糧均而民不稱病焉夫何江西有等富家巨室
平時置買田產遇造冊年分廣用財賄行求里
書有將糧米飛洒見在人戶名為活洒者有暗
藏逃絕人戶內名為死寄者有花分子戶不落
戶眼名為畸零帶管者有留在賣田人戶內全
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分名為抱納者有全過
割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撒名為懸掛掬
回者有暗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脚色掇作寄
莊者在冊者不過紙上之桑在戶者尤皆空中

之影以致圖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
縣之虛以數千以萬計遞年派糧編差無所歸
著俱令小戶陪贖小戶逃絕令里長陪贖里長
逃絕令糧長陪贖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於逃
且絕而已由是流移載道死亡相枕戶口耗矣
由是鼠狗竊發刀劍公行盜賊興矣由是爭鬪
不息告訐日滋獄訟繁矣大抵此弊各處皆有
之惟江西爲甚江西尤惟吉安爲甚臨江次之
故凡人家遇僉當糧長大小對泣親戚相弔民
間至有寧克軍毋克糧長之謠臣自到地方痛

心切齒嘗立清理之法矣各府州縣雖未全收
釐革之功亦皆稍有規正之漸惟吉安一府歲
月積深冊籍竄改神沒鬼出東過西興計巧莫
施力勞無補大抵利者人之所欲也利多則樂
趨法者人之所畏也法輕則易犯臣伏覩

大明律內一欸欺隱田糧脫漏版籍者一畝至五畝
笞四十每五畝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所
隱稅糧照依徵納詭寄田糧影射差役并受寄者
罪亦如之其田改正欽此又查問刑條例一欸各
鄉書手飛詭稅糧二百石以上問發邊衛克軍

夫前項不法之徒但知收租不知納糧及前項里書但顧圖財不顧壞法損人肥己害衆成家皆姦民之首也一則罪止杖一百田得改正一則二百石以下猶得照常發落利多害少情重法輕無恠乎人之趨之犯之而不可禁也正德十六年輪該大造黃冊若不及時委官立法申嚴律令應清理者清理應丈量者丈量惟務因循爲養弊之計疑豫無改絃之圖則日復日歲復歲末流殆不可以收拾矣伏乞

勅戶部會同都察院查議行委南昌等道守巡官本年分除真正強盜人命外其餘詞訟俱暫停清理各分詣地方專一嚴督府州縣掌印等官將境內一應飛詭田糧酌量弊深去處不可清理者行令換田丈量其弊稍輕可以清理者各行挨戶清理限二月以裏許前項不法之徒自將飛詭緣由首官者免其追糧問罪田責改正若違限不首候丈量清理得出或被入告發其田俱入官所隱稅糧照依徵納人犯同作弊里書田十五畝米一石以上俱問發南方煙瘴或北邊苦寒地方克軍即著爲定例仍行各承委官員

務要各秉實心共畫善法任難勿憚勞多弗辭
勢加勿疑怨至勿避凡所丈量清理究源尾之
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沃磽瘠之等
均崩淤開墾之數各將原糧填入原田付歸原
戶使圖滿圖總都滿都總縣滿縣總事完除黃
冊外每圖仍另造小魚鱗流水冊各十本每甲
各收一本每縣總造大魚鱗流水冊各四本解
南京後湖各一本本布政司并該府州縣收架
各一本以後因戶推田因田派糧因糧編差戶
與田有一定之額糧與差無兩閃之患庶幾弊

革利興一勞永佚賦役自此可克戶口自此可
復息盜止訟未必無小補焉若各官果有成功
實効聽撫按衙門具實旌舉擢用如或恤怨辭
艱應文塞責罪有攸歸此又勸懲之微藎也均
乞

俯賜施行

地方緊急缺官疏

臣據江西布政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劄付准本
司左布政使陳策咨抄蒙臣及巡撫江西等處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守仁案驗俱前事該本

官會同都司署都指揮王繼善按察司按察使
伍文定守巡南昌道右叅議周文光副使顧應
祥等會議得南昌前衛并左右中前四所原額
指揮一十三員衛鎮撫二員所鎮撫二員千戶
二十五員百戶三十三員守城屯田舍人旗軍
餘丁共九千二百六十三名南昌左衛并左右
中前後五所原額指揮一十四員衛鎮撫二員
所鎮撫七員千戶二十員百戶四十八員守城
屯田舍人旗軍餘丁共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五
名二衛各因先年逃故戶絕數多又經正德十

四年六月十四日宸濠謀反兩衛官軍或從逆
解京或在陣殺死或被脅戴罪即今勘問未結
其見在官員前衛止有公差衛鎮撫忻偉千戶
葉臻趙輔新襲指揮謝廣千戶賀春周鎮百戶
蕭麒七員及優給指揮二員方恩耿賢千戶二
員頡政張鼎并未亂病故該襲所鎮撫一員姜
政百戶三員吳山余欽盛勇未亂病故該襲指
揮二員戴宣王龍千戶一員王麒見任除舍餘
及屯田未經清查外前衛旗軍止有一千三百
八十八名左衛旗軍止有五百七十七名委係

官員殘缺軍伍消耗况左衛衙門更改不常又
經燒燬節蒙兵部題

准選補南昌前衛指揮十員千戶一十五員俱已到
任合無將左衛官軍舍餘併入前衛或改作南
昌衛聽巡撫巡按衙門將各官并原存見任官
員照例考選軍政掌印佐貳僉書管屯管局等
項奏

請鑄印給發未為遵守如此庶規制維新而軍伍有
所歸着人心革故而地方賴以安寧前因到臣
據此卷查先奉都察院勘合准兵部咨該本部
題欲行文江西巡按三司官查勘原改護今復
南昌左衛官軍應否復設查補或併入南昌前
衛改為南昌衛或別有處置查議明白具
奏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本院轉行到臣已經依奉案
行會查勘報去後今該前因議照南昌前左二
衛軍士先年委因逃故戶絕數多近因宸濠之
亂脅從被殺散亡略盡果係行伍消耗况左衛
衙門悉已燒燬若欲仍作兩衛實於事體未宜
伏望

皇上憫念地方殘破俯順各官所議乞

勅兵部再加酌處或將南昌左衛官軍舍餘等項併入前衛或總改爲南昌衛及行禮部鑄印降給行使庶幾軍伍得以填實衛所不致空虛而地方亦可以少省饋餉輸索之煩矣及照兩衛官舍軍校人等先年倚恃逆府聲勢虐害良善遠近人心痛入骨髓至今同處一城讎恨未釋議欲分調隔遠衛所但各役俱經投首在前奉有詔旨寬宥似難失信若遂聽其安居略無制馭鈴束恐其惡心未改將復日肆平民又被其殃近聞

閭閻之間往往傳說此輩欲俟鎮守等官至日投作軍牢伴當仍要結黨報復怨讐是亦勢所必有合無將稔惡有名之人通行查出籍報在官令其改創自新本分生理但有投入各

王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克作軍牢伴當等項名目要行挾勢害人者聽撫按等衙門即行擒拏追坐從逆重罪其知情容留官司一體叅究如此庶幾法有維持而良善得以恃賴人知警懼而奸惡可以潛消矣

洪陷平民替死疏

臣正德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據江西按察司分
巡南昌道副使顧應祥呈據南昌府新建縣四
十八都民婦胡阿周狀告前事隨差人拘獲犯
人錢角四等及弔原文卷到道審得錢角四
供稱正德十四年六月間已革爵解京寧王宸
濠差已解京謝天一脇要鄒開九與角四起兵
助逆角四與鄒開九各順從本年十二月內蒙
安邊伯朱泰拏獲已解京閔爵四口報角四等
各起兵情由行縣拘拏角四心知起兵事發要
得將人代替因見族房外甥無平胡四八平昔

愚蠢呼喚到家朦朧頂作角四解赴安邊伯處
轉發南昌府陞任冷推官取供角四又將銀八
兩五錢付與胡四八接受認頂角四名字與鄒
開九連名供稱各起兵三十名不曾隨行供狀
在卷蒙將胡四八頂名錢角四解京訖胡四八
在官妻周氏分巡南昌道告准訪獲角四等前
來研審是的等因據此叅看得錢角四被脇起
兵哄誘胡四八替解情犯頗重但胡四八今已
解京未知作何處斷難便定擬備由呈乞照詳
等因到臣查審相同叅照錢角四姦詭不法罪

爲深重胡四八愚蠢無知情可哀矜除將錢角
四仍行該道查照律例問擬外乞

勅法司衙門將四八詳釋庶幾無辜不至枉死臣又
惟罪莫大於反逆法固不可不正刑莫慘於誅
夷亦不可不慎昔唐于李多祚之變窮究黨與
根連無辜狄仁傑乃上疏曰臣言之則似申理
逆人不言恐傷

朝廷好生之德君子以爲至言夫宸濠謀反事發
先後所拏獲解京各逆黨囚犯其間情真罪當
者固多至於迹涉疑似事出攀連可疑可矜如

胡四八者難謂必無如近日都給事中劉洙所
言湖廣舉人李元亨此其昭昭者也夫臣又恐
非此一李元亨已矣古之人君方春偶折柳枝
言者尚恐有傷生意况人命至重乎故狄仁傑
于其時寧不避申理逆人之嫌而力言之不敢
不言以傷

朝廷好生之德也仍乞

勅法司衙門會同各該衙門將前後所拏獲解京各
逆黨囚犯反覆審究情罪真當者固殺無赦至
有迹涉疑似事出攀連可疑可矜者一體奏

奏議卷一
請詳釋則國家之大法既正而
陛下好生之德亦全矣

徵收正德十四年秋糧疏

臣據江西布政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劄付准本
司左布政使陳策咨照得正德十四年起存稅
糧委因事變兵荒致將因徵兌軍經理不前及
專管提督官員更代不常况奉院明文徵免不
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因而稽延若
不預將前情轉達恐致查究有罪合行咨司煩
為轉呈准此呈間准右叅政邢珣咨同前情理

合併案呈詳等因具呈到臣議照錢糧者國計
所關軍食攸給在百姓當以時輸納在官府當
照限催徵江西正德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
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
完解雖已有次扣計未免過期夫陽城署拙而
請囚倪寬負課而待免在各官固不敢辭罪而
臣亦預有責者也頃緣宸濠為變地方騷然方
其初起則在在被焚掠之災及其既平則人人
懷寬貸之望况冬春大軍環駐夏秋水災頻仍
傷殘相枕正當撫恤之時反側未安難及催科

之議查得先該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克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稅糧及各項軍需應否停免還着巡按御史上緊查勘明白來說又該給事中王紀奏同前因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著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俱欽此欽遵

該本部轉咨都察院本院備劄到臣該臣案行本司及各府州縣上以奉宣

德意下以慰安人心百姓道路相傳室家胥慶皆曰既奉查勘必有寬免之條既奉停徵當無驟追之義爲說頗明執理近似故里胥徵收以爲賣已司府督併咸曰虐民群怨朋興一意不納臣初見其情洵洵其言囂囂竊謂前項錢糧必不可完矣尋該各官既諭以國儲重大之計復示以軍食缺乏之憂曲加申明稍服輸納本色米八萬石俱於五六等月交兌起解其折色米該

廣信等府陸續徵完亦起解在即則各官始雖
有不幸之失終亦有可贖之勞且勢本難爲情
非得已人民猜謗任怨已深地方艱危擔憂尤
甚若復槩加查究委的有可矜原如蒙乞
勅戶部查議察此難爲之勢原其可憫之情將掌印
左布政使陳策督運右叅政邢珣及所屬府州
縣掌印管糧大小各官員違限罪名不拘常例
俯從藎宜特加哀矜均行寬釋若以後年分既
無兵荒又不奉

明旨查勘停徵無故稽遲者照例問罪則下情既盡

而事體亦當矣

慎擇儒官兼管書院疏

臣聞宋儒朱熹于淳熙中知江西南康軍乃即
唐白鹿洞遺址建葺書院以爲講學論道之所
規制大備教化蔚然又括聚書籍置給田畝相
傳至今焉臣近日巡歷本府首謁書院展拜

先聖先賢見得祠殿荒涼門廡零落往來皆牛羊之
跡前後俱蔬稼之圃及訪書籍已多散亡田畝
亦浸遺失詢厥所由蓋因無官綜理每年止是
本府星子縣編僉門子二名輪流看管以致狼

狽至此必欲設官尤恐費事緣本府儒學距書院僅十五里但得一學行教授兼管即足矣然誠難其人焉近該本府呈報所屬官員姓名脚色開註本學見缺教授臣訪得福建興化府教授蔡宗堯由進士出身學問深該志行清苦爲貧而仕曲全孝友之心以禮自防弗爲時俗之態誠斯文之正類後學之楷範也如蒙乞

勅吏部查議將蔡宗堯改調南康府教授不妨兼綜理書院用脩遺教仍行星子縣歲另給二力一馬往來跟騎于書院田租內月另支米三石食

用以爲常規一應上司俱要禮待勿令僕僕拜跪以示優重之意以後員缺常于進士內慎選銓補若能敦復風教有光儒業一體擢授科道及不次陞提學僉事等官苟廢學傷教聽巡按御史奏調問黜不廢勸懲庶數百年之舊典復舉而一方之學者有依矣

嚴治假吏以絕弊源疏

臣惟江西所屬各衙門吏役有盜印劄帖營叅者有以納銀來歷賣與他人及探聽他人納銀來歷各冒克三四人同一役者有歇役久逃規

作丁憂起復者有問革爲民克軍託故復役者
有一考不轉叅兩考不給由占管房事者又有
兄亡而弟頂補父故而子代叅者遇上司出巡
俱開作缺役緣事患病公差等項暫躲一方去
則復出管事因而竄易文卷埋沒錢糧挾制官
府嚇騙小民以衙門爲遊食之場視法度如兒
戲之具其弊殆不可勝言焉臣自到地方訪知
前弊案令各該衙門或責同房檢舉或召外人
訐告或許自首免其本罪或弔劄帖逐張辯驗
或檢事例對冊挨查陸續查革過吉安府陽顯

孚等三百二十八名九江府黃漢等五十四名
廣信府樂瓚等六十名南康府丁字等二百八
名撫州府吳祿等一百四十八名建昌府萬慶
等五十名饒州府丁璞等七十七名臨江府傅
忠等五十六名袁州府黃銘等五十九名瑞州
府胡錫等四十八名南昌贛州二府孟檜劉光
等一百五十一名一時府縣頗稱清肅但前項
之徒節該前巡按衙門每每查革已非一次矣
夫何朝逐暮聚東過西興譬諸附羶之蠅揮而
復集舊草之蔓除而卽生詢厥所由蓋假吏罪

名律未該載例亦欠缺每遇查出不過問以不應納米或但行革役而已究出偽劄偽帖發遣克軍者亦不能幾人焉是以肆無忌憚竟至此極如蒙乞

勅都察院查議除以前該臣查革者免究外以後再有前項假吏查出或被入告發俱問發邊衛克軍掌印官止是不行覺察量情治罪若利其作弊故意容留者查照容留積年人役事例以罷輒黜退庶幾人心知警詐偽少息而弊源可除矣

乞憐極疲縣分照例折徵兌准以蘇民困疏臣據江西布政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劄付依蒙臣同戶部署員外事主事汪必東會案通行所屬各府州縣將原派正德十六年分兌准米照數徵收起運聽兌等因遵依去後催據南昌府申據南昌新建二縣申據本縣一等都里老蕭文通等各呈稱本縣各鄉都先被寧賊反亂殘破地方及連遇水災早晚田禾顆粒無收今蒙催徵正德十六年分兌准不敢有違但本色無徵辦納呈乞轉達裁處量收折色庶幾易辦等

情備申到可行間隨據江西都司咨據南昌等
衛各呈稱運糧淺船先被寧賊劫虜燒燬雖有
餘存亦皆年久朽爛不堪裝運呈乞查處等因
為照南新二縣糧米各稱災傷難措各衛運船
又稱缺少不全若令全納本色委的人民疲困
抑恐船不勻運未免臨期誤事合無俯順民情
將南昌新建二縣原派正德十六年分兌改糧
米共六萬二千四百六十六石查照上年事例
每石連耗徵銀七錢起解其補造船隻撥奏領
兌本省糧運庶不遲誤等因轉呈到臣伏覩欽

奉

勅諭臣會同戶部委官署員外郎事主事汪必東照
依該部節次題准事理親詣水次嚴督軍衛有
司官員將原會正德十六年分兌運糧米照數
兌完依期起運欽此欽遵已經會同署員外郎
事主事汪必東通行該布政司嚴督所屬各府
衛州縣作急徵納起運去後今據前因會同署
員外郎事主事汪必東議照南昌新建二縣實
係宸濠所居之鄉首亂之地故剝膚之災最近
流血之禍尤深况大軍久屯洪水潯至迄今瘡

瘼未瘳呻吟未息誠可矜憫夫京儲重大決難
減免折色輕省稍易徵收兼查該衛運船委被
宸濠燒燬數多雖經督令補造猶恐十不完七
臨期誤事况上年領運船隻見在中途守東未
知何時得回水次故該府衛具呈該司覆議欲
將二縣原派兌軍糧米折收價銀一節委因民
困迫切所激臣等耳目日接展轉思惟亦恐追
徵本色不前轉加遲違反誤國計欲令南昌新
建二縣一面將原派兌軍米六萬二千四百六
十六石暫收折色查照上年事例每石連耗折
徵銀七錢限五月以裏與各運糧船一時起程
不許後期其該衛補造船隻行令撥奏領兌本
省糧運庶不遲誤如蒙伏望

皇上俯念二縣民困極甚憫臣計出迫切
特賜俞允乞

勅戶部查照便益收受生靈甚幸如謂言謬妄臣
計乖違罪譴攸加臣復何辭臣不勝待罪隕越
之至

乞表異忠義官員疏

臣查得

國初雲南梁王弗率聲教

太祖命待詔王禕行叅政吳雲往諭俱被害蒙

制命贈禕翰林院學士賜謚忠文贈雲刑部尚書謚忠節建祠並祀

賜祠額曰二忠又查得近年流賊猖獗棗強縣知縣段豸裕州知州郁采皆死于難奉

欽依贈段豸太僕寺少卿廕子做錦衣衛百戶郁采贈光祿寺少卿廕一子入監

國家表異忠義具有明典切念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江西宸濠謀反是日鎮守撫按及公差

部屬并都布按三司各官進府謝酒宸濠羅列賊兵分布逆刃首呼巡撫都御史孫燧脇令隨往南京孫燧抗顏正色示以臣無二君之義宸濠與逆黨劉吉盛怒如雷次問按察司副使許逵逵反覆明其不可終毅然曰惟有赤心爾豈從反乎宸濠遂喝官校將孫燧許逵曳出俱斬于市盛陽之候日色慘然城中男女無不流淚宸濠又將其餘各官拘執鎖禁于獄內公差南京戶部主事馬思聰仰天憤嘆絕口不食死之繼有布政司叅議黃宏亦死夫孫燧許逵守正

秉節挺刃而死雖古之忠臣亦不過此馬思聰
黃宏雖暫就執尋即捐生道無辱于人臣志終
白於天下但思聰視宏則尤烈焉自有四臣而
後人臣事君之義彰

國家養士之效著聖賢立教之道明且使地方人
心曉然知順逆是非之所在義師一舉遠近響
赴而宸濠擒矣傳曰無仁賢則國空虛使當時
皆如各官安意就縛屈身苟全而無四臣挺然
於其間則何以爲國家也哉先是城中有廟一
所近該南新二縣父老將士佛撒去塑立孫燧

許達二像并立馬思聰黃宏木主寘于其中私
號全大節祠歲時朔望相率謁禱尤見四臣忠
義之在人心者如此其深也但事出於下而不
出於上遺烈雖存明典尚缺且民居喧逼不無
褻瀆之嫌祠貌隘陋未稱崇重之意如蒙乞
勅兵部查議將孫燧許達俱

賜謚加贈在京堂上官各廕一子世襲馬思聰黃
宏亦量爲贈官仍廕馬思聰一子入監行令布
政司查相應官屋改立祠宇將孫燧許達馬思
聰黃宏並祀于中孫燧許達位次在上馬思聰

在左黃宏在右之下照例

勅賜祠額及行令本司查撥無主官田五十畝行南昌府收租以供祀典如此則不惟使人臣忠者勸不忠者戒抑見我

國家有臣如此且俾萬世之下指此罵宸濠曰亂臣曰賊子則四臣之忠義不泯而宸濠之罪惡益彰矣

○補遺典以昭忠義疏

昔我

太祖高皇帝剪除群盜建都金陵僞漢陳友諒率水

軍一夕掩至江西

王師南下僞丞相胡廷美詣軍門納款乃命叅政鄧愈留守會廷美裨將祝宗康泰作亂愈走復命左丞徐達討平之於是以朱文政爲大都督鎮守其地友諒聞之乃悉衆以巨艦攻城甚急自癸卯夏至秋凡八十五日文政命諸將分兵拒守友諒竟弗能克遂有鄱湖之捷焉時則有若平章趙德勝者晝夜巡城爲流矢中左脇而卒右副指揮使劉齊右翼元帥同知朱潛統軍元帥許瑋三人者領兵取吉安友諒軍至齊等力

戰俱歿于陣左翼元帥副使牛海龍突圍出戰
中矢死樞密判官李繼先左副元帥趙國旺俱
以圍急繼先出戰殞于敵中國旺引兵燒賊艦
追者至投橋而死洪都知府葉琛臨江府同知
趙天麟江西行省都事萬思誠康祝之變琛思
誠迎戰死于市天麟守臨江府城破死之管軍
百戶徐明當圍城之日友諒陰設陷阱數臨城
誘戰明乘醉躍馬出城射賊賊走明追之墮阱
中賊脇之降不從尋殺之張子明者張元帥之
子代父爲間使走金陵求援兵還至吳城被執
友諒強授以萬戶令其徇城給衆降子明佯許
之至城下望城大呼曰我張大舍已見

主上今諸公堅守救兵且至我必死幸見諸公賊怒
攢槊刺之死城下又若張德山夏茂成皆軍士
勇敢善戰德山以夜半潛出城焚賊舟事覺遂
遇害茂成守城樓當賊衝中飛砲而死以上凡
十四人友諒滅

太祖念十四人忠義命有司立廟于南昌府歲時祀
之贈趙德勝梁國公劉齊彭城郡侯李繼先隴
西郡侯朱潛沛國郡侯許珪高陽郡侯趙國旺

天水郡侯葉琛南陽郡侯張子明初贈武毅將軍加贈忠節侯牛海龍隴西郡伯趙天麟天水郡伯徐明合肥縣男張德山千戶夏茂成總管獨萬思誠則未之及臣追慕遺烈詣廟謁拜乃訪聞其事及考國子祭酒郡人胡儼所撰碑文亦曰思誠之贈未聞豈禮官或遺耶爲照我太祖始得江西也僞漢之強倍於曹操鄱湖之捷過於赤壁趙德勝等十有四臣各誓忠義之心共成犄角之勢分兵力戰爭死如歸旣頒褒恤之恩均沾顯榮之秩獨萬思誠仍列都事夏茂

成僅加總管事本相同報若有異夫人臣之效死固無望酬之私而

國家之顯忠當存過厚之意是雖一時遺文遂爲今日缺典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將萬思誠一體追贈夏茂成亦加贈千戶庶幾賞不遺忠政不忘遠國典全而人心勸矣

舉隱功究遺罪以正刑賞疏

臣惟自古人君之所以立國者賞與刑而已賞以酬功功之大者無踰靖難之臣刑以止辟辟

之大者無踰從亂之賊查舉不至關係匪輕頃者江西遭寧賊宸濠之變靖難有功者固已經奏驗間亦有隱而未明者助亂有罪者固已經擒斬間亦有遺而未盡者苟有見聞豈容緘默切照廣信婁氏與宸濠情分相關聲勢相倚故宸濠所恃以為援者實有婁氏在焉查訪得六月十四日舉事十五日差婁妃親弟婁伯同內官樂囿旗校黎瑞顏玉湖等百餘人直衝進賢縣前往廣信府調取寨兵本縣知縣劉源清督領兵快格殺賊兵數十人生擒婁伯樂囿黎瑞

顏玉湖驅赴市曹悉斬之婁伯既誅宸濠大沮不得已聽李士實之謀反為偽諭一道令承差周鑾齋往獎慰劉源清將周鑾殺死又殺起兵內官喻才父兄喻毛七等數人以此宸濠聲言欲屠進賢劉源清神色不搖防守益固割俸募勇敢之士橫劍待携貳之人把關隘以遏其要衝拆橋梁以絕其來路分必期於捐生義又愧於受辱乃常袖短刀防以自裁置妻女於一室圍以乾柴屬有不測令舉火自焚有家人劉越懼禍欲逃捶死以殉又寫人生自古誰無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之詩以戒南城縣知縣孫甫俾勿持二心若劉源清可謂有死之心無生之志故首挫宸濠之鋒而奪其氣俾兵不東下以窺湖東等府屹然爲浙江防蔽者皆劉源清之功也及有餘干縣知縣馬津深念本縣旣當賊兵往來之衝又係運糧交兌之地卽內列民營外聯鄉寨本官自守城中選委龍津驛驛丞孫天祐分把水次俾在我有身臂相運之勢而賊來有腹背受制之形先殺取印逆黨程十三等八名繼有逆黨王洪等報往廣信接取婁王親帶

有寨兵後來亦縛而殺之又有內官黃萬興等各坐貴溪縣紅船大書助陣兵等字聲言寨兵後來等語俱當殺死而婁氏之兵回矣又有逆黨指揮何鏜帶兵前來取糧卽迎擊中流兌米千艘得保無虞故逆遏婁氏之兵俾不西趨以合于省城者皆馬津及孫天祐之功也劉源清等前項功次節該人言流傳如一行據二縣申報相同緣各衙門奏驗功次俱起自七月二十日以後而各官功在七月二十日以前是以隱而未明焉又訪得婁氏素倚宸濠之勢濟惡有

日貽害一方濫收兇僕逞用非刑動輒疊債因而侵人田地占人房業挾騙人財物准折人子女牛畜甚至毆人及威逼致死者往往有之又撥置宸濠到於地方妄取茶芽倍征夫價故江西一省被宸濠之害廣信一府被婁氏之害人情洶洶怨深入骨怒不敢言及宸濠不軌仍敢起兵助亂搖撼人心宸濠既敗該廣信守禦千戶所千戶秦遜擒獲首惡婁懌等其餘未獲者猶多是以婁氏之罪猶有遺者乞

勅該部查議將劉源清超擢馬津陞以相應京職孫

天祐亦量陞用及行江西布按二司轉行湖東分守分巡官督委別府清正知府二員將婁氏見在之人逐名各行提到官會同從公查審其間委經起兵助亂者追究明白明正典刑若不起兵止是平日倚勢爲惡者查例問發克軍其他踈遠既不起兵又不倚勢爲惡者安插生理亦毋得濫及無辜其所占奪田地房屋山塘等項悉撥還原主管業所准折子女給親完聚一應借與小民錢穀私債俱各免追契書當官焚燬如此則功罪明而刑賞正所以激昂忠義之

氣杜塞亂賊之源者在是矣

舉忠昭勸疏

臣照得江西宸濠襲封以來專以權利制誘地方官員從已者縱其丘壑之欲違已者加以媒孽之禍其間剛正之士固卓立而不移矣臣今在地方事頗得其實跡言匪出於風聞夫有被逐未錄而為衆所惜不敢不言于

陛下查訪得先任江西按察司副使後陞福建按察使胡世寧直奏宸濠包隱禍持二心占奪民產激立賊寨侵官府之政令僭

朝廷之禮樂以前日之言觀今日之事歷歷皆驗矣世寧卒至下獄克軍蓋謀

國最忠得禍最慘者也先任清軍御史范輅首許逆黨秦榮之惡宸濠已銜之繼請除胡世寧行伍及不肯穿朝服益增其怒乃假手于助逆之畢真而輅有遠方之謫輅實何罪哉先任江西布政司布政鄭岳為按察使時凡宸濠誣捏人罪過據占人產業俱抑而不行遂致結怨乃為撻拾之計而岳落職今議者曰岳犯有賊方此時布政司前後官校把門軍士巡風鍛鍊羅織

無所不至岳自分免死足矣敢不認賊乎以此
疵岳非矣若胡世寧范輅鄭岳皆以剛正得禍
夫于宸濠則忤于

陛下則忠矣伏望

特勅該部訪議將胡世寧超格陞擢范輅鄭岳復其
舊官則秉義守正者雖斥于前而終伸於後夫
誰不勸耶

查究有罪官員疏

臣照得江西省城額設南昌前左二衛近年寧
賊宸濠將左衛

奏討作為護衛正德十四年六月內宸濠謀反隨
該提督都御史王守仁起兵征剿二衛官員同
謀助亂罪惡顯著都指揮葛江等或臨陣被殺
或在監病故或解京審決俱不開外近奉都察
院劄付准兵部咨該都御史王守仁叅奏南昌
前衛指揮夏繼春及正副千戶徐賢等八員名
百戶徐隆等二十二員名并南昌府等衙門同
知等官何繼周等被執不死全無仗節之忠聞
變即逃莫知討賊之義俱合重罪但責任既輕
賊勢復盛力難設施情可矜憫緣由該兵部題

奉

聖旨是着巡按御史會同三司官再問明白來說欽
此欽遵備劄到臣查得于內不見開載南昌左
衛等官緣各官于宸濠被擒之初自懷驚疑多
行藏匿彼時無從查叅後事定各官方陸續投
首出官行據江西按察司開呈南昌左衛指揮
僉事徒定鎮撫吳雄千戶王爵李隆秦昇袁勳
百戶馮春劉綱蕭儀楊威李瀚高璿俱投首千
戶孫忠曾順嚴琪所鎮撫梁富百戶王清徐萼
孫文宋富周暹屈英謝昇周旻周綱劉昇楊瓚
鄭鳳陳憲王鑑俱見在千戶路達夏勇百戶傅
憲阮芳李宏凌鈺王佐田盛王憲張全俱被拏
保候指揮僉事陳琦千戶王鑾百戶歐隆顏玉
俱未回百戶趙墳在逃各緣由到臣據此除將
指揮千百戶等官夏繼春會問明白陳琦等督
令都司挨拏俱另行外叅照南昌左衛指揮僉
事徒定衛鎮撫吳雄正副千戶王爵李隆秦昇
袁勳孫忠曾順嚴琪路達夏勇所鎮撫梁富百
戶馮春劉綱蕭儀楊威李瀚高璿王清徐萼孫
文宋富周暹屈英謝昇周旻周綱劉昇楊瓚鄭

鳳陳憲王鑑傅憲阮芳李宏凌鈺王佐田盛王
憲張全俱屬護衛之人自多依附之意在平時
既未免借勢而爲惡至大變又不知去逆而效
順情固爲重罪亦較深乞

勅兵部查議將徒定吳雄王爵李隆秦昇袁勳孫忠
曾順嚴琪路達夏勇梁富馮春劉綱蕭儀楊威
李瀚高璿王清徐萼孫文宋富周暹屈英謝昇
周旻周綱劉昇楊瓚鄭鳳陳憲王鑑傅憲阮芳
李洪凌鈺王佐田盛王憲張全俱各從重處治
奏

請定奪庶幾

國法不失人心知警矣

乞正不忠官員罪名疏

臣查得江西地方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宸
濠謀反是日本地地方鎮守撫按都布按三司各
官赴府謝酒宸濠脇令從亂巡撫都御史孫燧
副使許逵不從死之以人臣之義律之其餘亦
惟有死而已夫何各官徇利舍義僅同市井之
心志

若事讎不如夷狄之行如先任鎮守太監某陰謀外

援許以全浙叅政某某戎服行事號爲元帥僉事
某移文徵諸路之卒某先驅攻安慶之城各犯
罪惡深重節經科道并各該衙門叅奏明白奉
有

欽依不開外叅照鎮守太監某巡按御史某布政司
布政某某叅政某某叅議某按察司按察使某
副使某某僉事某某都指揮某某某某上則
均受

朝廷之寄下則皆有地方之責宸濠不軌之心發
露有日雖行路之人皆知之豈有各官獨不知

乎乃養虎遺患旣無先發之勇縱兇出柙復無
預防之謀及其舉事孫燧許逵死在前矣各官
何面目獨生哉則又中蓄依違外形觀望甘就
拘辱惟務苟全此豈人臣之義乎夫此時繫繫
方急求死猶或無間旣而宸濠出城各官已解
縛矣安往而不得死所耶則又受其餽遺之私
安其豢養之恩或隨至舟中畏命惟謹或分守
城內安意不疑各官不忠蓋甚顯矣至若某某
人復言其平日與宸濠交通甚密拘執之時獨
無刑具且已俱受逆命分署偽衙信如所言則

與某輩何異哉夫各官失身於叛賊得罪於名教正宜閉門囚首引咎切責若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猶見其羞惡之心未忘焉顧敢槩附脇從之徒妄希寬

宥之典陽雖待罪陰若當然伏覩

詔書所載脇從者特爲無知小民而設爾鎮守惟幢重臣都司勳祿世胄巡按及布按二司尤出學校科目之中在衣冠禮樂之列今俱覲然以脅從自處不惟忠義銷毀抑且廉耻喪亡伏望

陛下大奮

乾剛獨操

宸斷

勅令兵部會集各官議處將其等據情依法各正其不忠之罪則

國法正而世教興天理明而人心正矣

查叅地方失事官員疏

臣正德十五年四月初四等日巡歷到於南康九江二府地方據南康府經歷司呈稱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寧賊衝府劫庫劫獄放人殺人各官俱係逃走失事人員正德十五年二月

初二等日新任知府張愈巖更替知府陳霖通判方玘林寬更替通判蔡讓俞椿推官張哲更替推官王詡各到任惟同知張祿未有新官更替知府等官陳霖等一向未有明文等因及查得本府建昌縣知縣方鐸星子縣署印縣丞曹時中都昌縣署印主簿王鼎亦各逃走又查審得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八等日寧賊攻破九江府城及本府所屬德化彭澤湖口德安等縣各劫奪賊囚殺傷人民搶劫財物燒燬房屋兵備副使曹雷與通判張雲鵬公出兌糧知府汪穎稱病預於本月十五日將印交與推官陳深署管賊至汪穎陳深及九江衛所指揮千戶等官并德化縣知縣徐志道俱逃走彭澤縣知縣潘現湖口縣知縣章玄梅德安縣知縣何志鳳亦各逃走等緣由悉查南康府陳霖爲藩王謀反事先該具

奏罷黜提問德化縣徐志道爲老疾事先已告回九江衛指揮等官係直隸所轄已該彼處撫巡衙門叅提俱不開建昌縣知縣方鐸爲生擒首惡謀反乞

恩查議功罪事見行查勘都昌縣署印主簿王鼎爲
賊兵殺委官糧長劫去兌軍糧銀事見提問通
判張雲鵬再查是否公出俱另行外參照寧賊
宸濠背逆天道興聚賊兵先後攻劫南康九江
等府縣

君父之讐分不俱生臣子之職義直效死按察司九
江兵備副使曹雷質性寬緩本非禦寇之才防
範空疎因致失城之患其時雖出在外其事當
坐所由九江府知府汪穎聞賊起而稱病嫁禍
于人闖賊敗而進城稱功于己人臣如斯

國家何賴及照九江府推官陳深彭澤縣知縣潘
琨湖口縣知縣章玄梅德安縣知縣何士鳳南
康府星子縣縣丞曹時中俱係掌印南康府同
知張祿通判俞椿蔡讓推官王詡俱係佐貳既
各以官爲守乃皆臨難在逃掌印罪固爲重佐
貳責亦難辭但賊勢張皇事變倉卒九江府城
池頗全軍衛又備推官陳深六月十五日掌印
十八日賊來論大義雖深愧指揮崔文之抗守
推所因則實由知府汪穎之推姦湖口彭澤德
安等縣既少城池又缺兵力知縣潘琨章玄梅

何士鳳雖無守死之忠亦當難支之勢星子縣
既轄府城縣丞曹時中又限卑職及訪得通判
蔡讓本註管糧妄營巡捕暗受漁船之錢益起
湖中之賊事發却獲倖免人怨日至難堪亦干
地方之大者乞
勅該部查議將曹雷汪穎查照先年山東叅政某等
事例蔡讓查照貪官事例俱加罷黜張祿俞椿
王詡陳深潘琨章玄梅何士鳳曹時中查蒙城
等縣知縣其等事例分別等第降級惟復通行
提問庶足爲地方失事者之戒矣

查議功罪疏

臣據江西按察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帖文准分
巡九江道僉事謝豸關查勘得知縣方鐸功次
文冊到司准此案照先據經歷司呈抄蒙臣案
驗奉都察院勘合前事備行本司掌印并該道
守巡官從公查勘知縣方鐸所奏有無擒捉前
項賊犯及應否可以贖罪准功務要明白開報
以憑具

奏施行等因已經備行該道守巡官查勘去後今
准關到查勘知縣方鐸功次冊內正德十四年

七月二十等日擒獲賊首李世英朱煜吳宣九
三名從賊李漢等一百四十六名斬獲吳顯一
張奎九首級二顆本年九月十四日擒獲賊首
閔念八從賊樂江劉志及先于正德十三年九
月初十等日擒獲劫庫強盜余瑚等三十名看
得知縣方鐸始被賊余瑚等劫庫又被逆賊李
世英等攻縣雖皆事勢倉卒力有莫禦失事之
罪實所難辭但既擒獲余瑚等三十名又獲李
世英閔念八等共一百五十四名顆功亦頗著
前後失事罪名似應准贖以勵懲往圖新之志

或加甄錄以酬舍生效職之勞理合連冊呈乞
施行等因各具冊俱呈繳到臣覆查相同據此
查得先該南康府經歷司呈稱正德十四年六
月十六日寧賊謀反將本府并所屬星子建昌
等縣攻劫知縣方鐸等各逃避緣由查叅間隨
奉都察院勘合該江西南康府建昌縣知縣方
鐸奏稱要將所屬功次勘實除筭贖失事之罪
外餘乞紀錄以勵後效等因

奏行兵部備咨本院劄仰臣依奉已行按察司行
該道守巡官查勘及將方鐸遇賊逃避失事緣

由案候在卷今據前因叅照南康府建昌縣知縣方鐸防範欠謹以致正德十三年八月十三日被賊首吳十三等衝入本縣劫去官庫折銀等項八千餘兩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六等日又被宸濠下賊兵李世英等攻劫本縣本官負印逃在鄉村躲住前罪固不可逃至正德十三年九月初十等日本官統率兵快捉獲劫庫從賊余瑚等三十餘名又於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等日擒獲賊首李世英朱煜吳宣九閔念八四名并從賊李漢樂江等一百五十二名斬獲首

級二顆後功似亦可贖合無將本官照例以功贖罪免其究問再照本官又欲將功次除贖罪外餘乞紀錄以勵後效夫當官有息盜之責人臣無過分之爲故論功殿上殊非盛事獨坐樹下斯稱純臣近該江西地方上下大小官員紛紛論功率多自明之意全無不伐之風竊謂此習漸不可長况本官失事在前獲賊在後贖罪則可計賞則非伏乞

聖明裁處

乞

親政圖治疏

人君之治天下猶家主之治家也凡爲家主者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日務理一家之事然後家可得而立也否則婦子嘻嘻門戶替矣人君天下之主一日之內萬幾萃焉一身之間萬化出焉必未明求衣昧爽視朝每日務理天下之事然後天下可得而治也否則上下泄泄政失極矣臣到江西正承變故之後祇承

上命憂皇靡寧地方之事節該次第陳之查得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爲撤重兵以安內防外事奏乞息兵備患正德十五年正月十六日爲乞廣

天恩急救兵燹窮民以安人心以固邦本事奏將南昌所屬南昌新建二縣稅糧全免三年其餘府州縣免二年同日爲乞正不忠官員罪名事奏將江西鎮守巡按三司等官王宏等各正以不忠之罪又爲乞表異忠義官員事奏將死節都御史等官孫燧許逵等各贈官廕子立廟秩祀及爲乞照例暫免差近臣以安地方事奏將本處鎮守燒造太監從宜停止用靖地方本年二

月初一日為舉糾地方忠邪官員以昭勸懲事
奏將按察使等官胡世寧鄭岳范輅擢用四月
十六日為查究有罪官員事又為查叅地方失
事官員事奏將左衛徒定等從重處治失事副
使等官曹雷汪頴等照例黜降又為舉隱功究
遺罪以正刑賞事乞賞知縣等官劉源清馬津
孫天祐之功并將逆黨婁氏分等治罪五月初
十日

聖德以保

常水災自効不職伏乞益脩

賜罷黜

癸水災重大及臣不職緣由願
德保治同日為計處地方事奏

將抄沒

雙壺補納兌軍糧斛等項切惟

人臣

更衣焚香祝天朝言之則祈夕

行焉夕言之則祈朝行焉夫臣識固迂踈言亦
愚淺但前所奏者類皆治本人紀之所係天變
民瘼之所關正今日之急務也自春徂冬引領
待

命戎務旁午

神斷遲留以致心無適從之方事失持循之地政體
不便莫甚於斯夫以江西如此竊料諸路俱有
奏報其間或係機密軍務或涉重大邊情及至

侍從論思則本

君德科道昌言則干

闕政諸司覆議則切治道使皆一例留中過時不報
臣恐上下情阻內外勢隔致妨政令坐失機宜
其患不可勝言矣臣聞江河旣決隄防之夫後
無患琴瑟不調更張之夫後可鼓昔漢武帝初
年外事四夷海內日耗尋悔之于是乎不復出軍
務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與民休息乃獲克終
光武已亂發兵以討不軌天下旣定遂
投戈講喻閉關脩政後世稱賢君焉

陛下前年出

美今年幸留都討平僭亂

威武已

以復加矣然而以內則政事淪

斲日復益甚以外則民物虛耗漸至難支此正
陛下更化善治之時勵精勤政之日也望

陛下將臣前所奏地方各起事情遍加

御覽獨斷

宸衷早降

欽依以便灋守自茲以後尤望

陛下偃武右文戢威布德每日平旦臨御

視朝庶府百僚陳列奏事俟朝畢退引賢臣講求

治理凡諸路奏報各衙門題覆隨於一日內決
 之若有獻替之詞諷直之諫雖犯顏色觸忌諱
 尤必垂意採納迪己躬行大彰從善之公益作
 敢言之氣其他遊畋騎射之事貨色酣舞之樂
 皆導欲害治者也則屏而去之諸所檢壬之人
 讒諂之士皆長過病國者也則踈而遠之務期
 與在朝群賢共圖治功與天下蒼生相安無事
 則

陛下不惟也

而文德備內治脩又將如舜文

之保邦

正者無可諫之理方來者

右 舉 臣濫叨言責切慕斷鞫之忠少瀝血誠
 深致改絃之望苟蕩蕩之言得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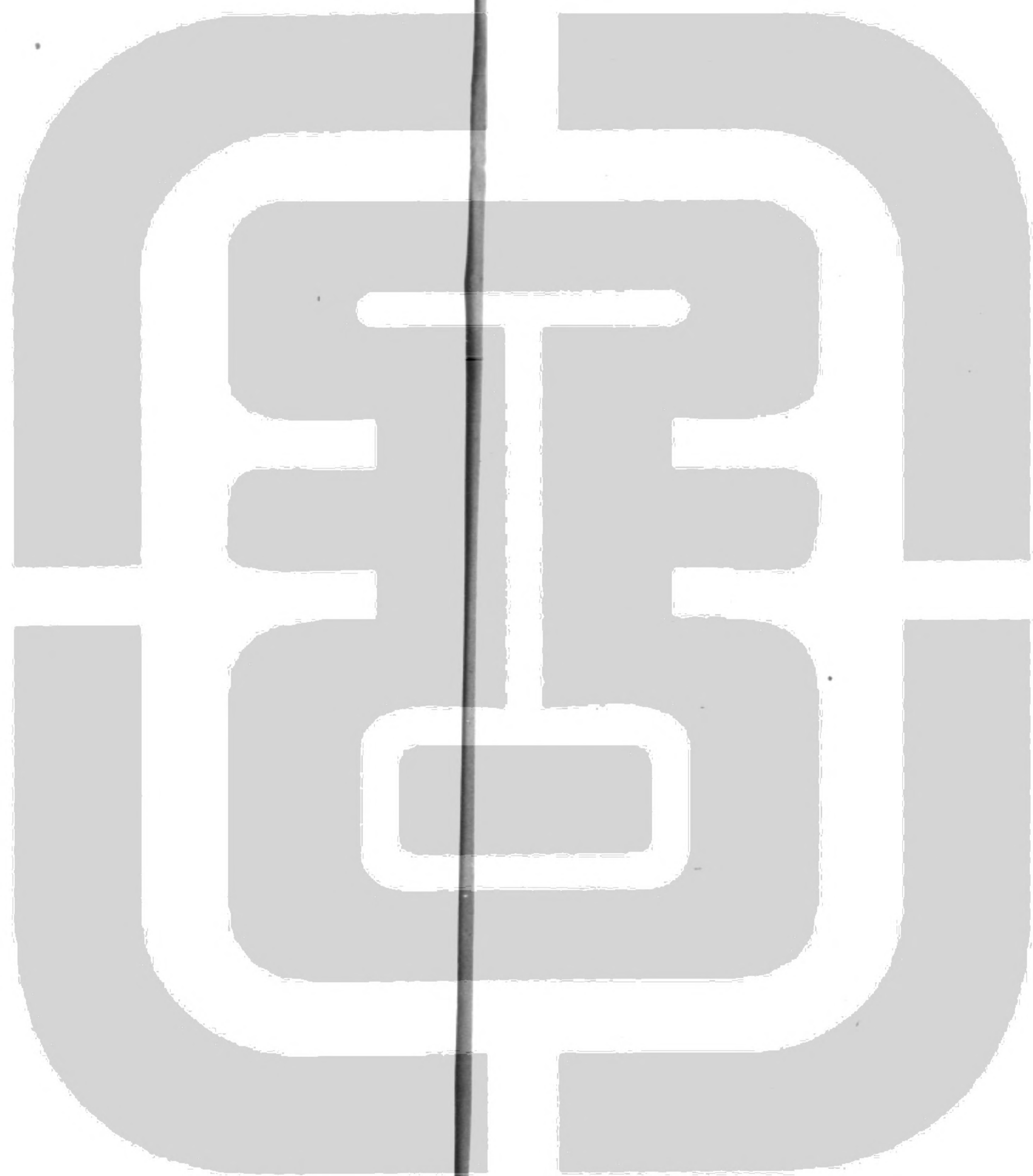
宗社之福無已惟賴

陛下明聖而聽焉



書名	江西秦议	紙
冊數	1 版別	殘
議價	60元	議价章
編号	字第99027號	月 日

北京市圖書業同業公會印制



江西秦议

書